



总主编 吴俊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料编纂

第二卷

1958—1965

本卷主编 黄珊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总主编 吴俊
总校阅 黄静
肖进 李丹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

第二卷 1958—1965

本卷主编 黄珊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 第二卷, 1958—1965/吴俊
总主编; 黄珊本卷主编.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5

ISBN 978 - 7 - 5675 - 5250 - 0

I. ①中… II. ①吴…②黄…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批
评史—1958—1965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14111 号

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刊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

第二卷 1958—1965

总 主 编 吴 俊
总 校 阅 黄 静 肖 进 李 丹
本 卷 主 编 黄 珊
策 划 编 辑 王 焰
项 目 编 辑 庞 坚
审 读 编 辑 吴飞燕
装 帧 设 计 崔 楚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 开
印 张 25.25
字 数 401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5675 - 5250 - 0/I · 1530
定 价 118.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本书为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国家“双一流”拟建设学科“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艺术”资助项目

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资助项目

江苏省 2011 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文学与东亚文明”资助项目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资助项目

编纂说明

文学批评史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本是文学研究中的大宗。但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批评史退出了学科设置体系,由此对相关的教学和研究都有影响。较之于古代文学批评史,现当代文学批评史显然薄弱,或可说当代文学批评堪称发达,而当代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却最弱。这从学术上看倒也是正常现象。只是所谓当代的时间范畴一直在无限扩展,恍惚间已达到了六十年,是一般概念中的现代文学时间的两倍。其他不谈,如果现代文学史、现代文学批评史方面的学术成果足以令人惊艳的话,当代文学批评的历史及内涵体量应该也完全能够支持当代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开展。

或许受到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我在复旦大学读书时上过的现代文学文论课的影响,90 年代末期我在华东师范大学开设过当代文学文论、当代文学批评史专题之类的课程,大概算是较早的同类课程教学和研究。调南京大学工作后,当代文学批评史方向的研究,我也一直在继续。2010、2011 年间,我任首席专家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项目竞标成功,立项为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这促使我必须近年完成至少两项任务:一是结项项目专著《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的撰写,二是原定计划中包括正在进行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等的文献整理及研究课题。在我看来,当代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开展及其学术保障,必须依赖并建立在后者之类的专业史料和文献研究的基础之上。这可以说就是我从事这项具体工作的初衷。

感谢我的合作者多年来的精诚团结,终于完成了这套丛书的编纂。付梓之际,既感欣喜和放松,但也不乏遗憾和不安。毕竟凡事总不能做到尽善尽美。我视这套书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历史图标集成,它应该是将历史的散点集合而成的一种逻辑系统。所以准确性和系统性是它的基本要求,也是它的基本特点,它对专业研究的学术价值也将视此而定。这套书的收录对象主要是狭义的文学批评史料,但也有与文学批评相关的一般当代文学理论史料,甚至包括了一些古代文学研究、外国文学研究等方面的史料;之所以如此,从宏观上简单说是因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开展和理论建设往往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指导相关,在古今、中外研究中,互相间的影响和互动互渗是一种历史的常态。这其实也就给这套书的编纂带来了显见的困难,如何取舍既难轻断,且常易断错。另一方面,失之疏漏、错失的地方又几乎在所难免。尤其是在定稿成书之后,诚惶诚恐就是我现在的真实心理。不管怎样,作为总主编我须为这套书的质量和水平负责。希望学界同道不吝赐教。

感谢丁帆教授慨赐墨宝为本书作书名题签。这套书除了已经署名的主编者、校阅者之外,还有我的研究生吴倩、郭静静参与了资料补充、核查工作,谨表感谢。对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王焰女士、庞坚先生诸位多年来的宽容和照应,特别是他们为这套书的出版所付出的劳动,再次深表由衷的感谢。

吴俊

2017年8月8日

写于南京东郊仙林和园

目 录

<u>1</u>	1958 年	<u>45</u>	11 月	<u>95</u>	8 月
<u>3</u>	1 月	<u>50</u>	12 月	<u>99</u>	9 月
<u>6</u>	2 月			<u>104</u>	10 月
<u>10</u>	3 月	<u>57</u>	1959 年	<u>107</u>	11 月
<u>15</u>	4 月	<u>59</u>	1 月	<u>111</u>	12 月
<u>19</u>	5 月	<u>64</u>	2 月		
<u>24</u>	6 月	<u>69</u>	3 月	<u>117</u>	1960 年
<u>28</u>	7 月	<u>75</u>	4 月	<u>119</u>	1 月
<u>32</u>	8 月	<u>80</u>	5 月	<u>124</u>	2 月
<u>36</u>	9 月	<u>85</u>	6 月	<u>129</u>	3 月
<u>41</u>	10 月	<u>90</u>	7 月	<u>134</u>	4 月

<u>139</u> 5月	<u>246</u> 7月	<u>347</u> 9月
<u>144</u> 6月	<u>249</u> 8月	<u>351</u> 10月
<u>149</u> 7月	<u>253</u> 9月	<u>355</u> 11月
<u>154</u> 8月	<u>256</u> 10月	<u>359</u> 12月
<u>158</u> 9月	<u>259</u> 11月	
<u>162</u> 10月	<u>262</u> 12月	<u>363</u> 1965年
<u>165</u> 11月		<u>365</u> 1月
<u>169</u> 12月	<u>267</u> 1963年	<u>368</u> 2月
	<u>269</u> 1月	<u>371</u> 3月
<u>175</u> 1961年	<u>271</u> 2月	<u>373</u> 4月
<u>177</u> 1月	<u>276</u> 3月	<u>375</u> 5月
<u>180</u> 2月	<u>281</u> 4月	<u>377</u> 6月
<u>183</u> 3月	<u>284</u> 5月	<u>380</u> 7月
<u>186</u> 4月	<u>288</u> 6月	<u>382</u> 8月
<u>189</u> 5月	<u>292</u> 7月	<u>385</u> 9月
<u>192</u> 6月	<u>296</u> 8月	<u>387</u> 10月
<u>195</u> 7月	<u>300</u> 9月	<u>389</u> 11月
<u>198</u> 8月	<u>303</u> 10月	<u>392</u> 12月
<u>201</u> 9月	<u>307</u> 11月	
<u>205</u> 10月	<u>310</u> 12月	
<u>208</u> 11月		
<u>212</u> 12月	<u>315</u> 1964年	
	<u>317</u> 1月	
<u>217</u> 1962年	<u>322</u> 2月	
<u>219</u> 1月	<u>326</u> 3月	
<u>222</u> 2月	<u>330</u> 4月	
<u>226</u> 3月	<u>333</u> 5月	
<u>231</u> 4月	<u>337</u> 6月	
<u>236</u> 5月	<u>340</u> 7月	
<u>242</u> 6月	<u>343</u> 8月	

年

8

5

9

1

1058 册

1月

1日,《火花》1月号发表李束为、西戎、马烽的《高沐鸿向何处去?》。

《长春》1月号发表冯文炳的《伟大的文艺工农兵方向》;吴天的《发扬话剧运动的战斗传统》;胡苏的《“哨兵”所必需警惕的》;包人的《万忆萱反动创作道路的批判》;黄颖的《“自由”“独立思考”之类》;纪叶的《用什么思想感情描写知识分子》。

《作品》1月号发表杜埃的《到农村去,到创作的源泉中去!》;萧殷的《这才是正确的道路》;周国瑾的《坚决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紫风的《做群众的小学生》;曾炜的《当个名副其实的文艺工人》;马荫隐的《身在群众中,心也要在群众中》;何求的《响亮的警钟》;陈则光的《驳丁玲对“沙菲女士”的辩解》;董修智的《冯雪峰在“回忆鲁迅”里怎样歪曲鲁迅来宣传反动文艺思想》;易征的《谁在空虚的叫喊!》;瑞芳的《不朽的形象》。

《雨花》1月号发表吴调公的《论冯雪峰在艺术构思研究中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

《奔流》1月号发表牛星斗的《驳苏金伞等“党不能领导文艺”的谬论》;李嘉言的《我们同右派分子苏金伞、任访秋等在文艺问题上的分歧》;冯金堂的《苏金伞是阻挡青年作者前进的绊脚石》;张有德的《回到党的立场上来》;朱可先的《检讨错误,继续前进》;富恒的《一个未了的案件》。

《星星》1月号发表山莓的《流沙河的“个性”》。

《热风》1月号发表聂文辉的《〈春动草萌芽〉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严重错误》;易殿的《评〈春动草萌芽〉》。

《萌芽》第1期发表《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处女地》1月号发表李行的《从〈四季歌〉的讨论想起的》;陈义的《坚决贯彻整改精神,作协沈阳分会采取重大措施》。

《长江文艺》1月号“小说专号”发表金人的《论〈静静的顿河〉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何家槐的《批判〈我在霞村的时候〉》;叔筠的《真理和真情实感》;长青的《徐懋庸杂文批判》;马仲扬的《徐懋庸“苦闷”什么?》;吴晓报的《借宋世杰喊冤的

人》;本刊编辑部的《关于徐懋庸问题的几句话》。

3日,《剧本》1月号发表张真的《放出新的剧目来》;文萍的《谈〈布谷鸟又叫了〉》。

5日,《光明日报》发表周来祥的《批判陆侃如的〈中国诗史〉》。

《延河》1月号发表艾枫的《斥〈一片枯黄的叶子〉》。

《草地》1月号发表温莎的《“伍其文”的典型意义及其他(读〈伍其文“视察灾区”〉)》;张立云的《在美丽的羽毛的掩盖下一清除丁玲的〈到群众中去落户〉的毒素》。

《草原》1月号发表沈湘汉的《反对资产阶级文艺路线 坚持社会主义文艺路线》;特·达木林的《鹏飞的三支毒箭》;萧平的《评〈马端的堕落〉》;刘棘、仁毅的《它的“重量”在哪里?》;刘大松的《描写爱情的作品究竟应该给读者一些什么?》;何郎华的《读〈悬崖上的爱情〉》;编辑部的《我们的检讨》;沙痕的《难忘的历程》。

《文艺月报》第1期发表以群的《深入群众生活——社会主义文艺路线的主要环节》;贾文昭的《论现实主义问题讨论中的修正主义观点》;晓立的《党性、生活和真实》;南岷的《刘绍棠在“探索”什么?——从他给出版社编辑部来信中看到的》。

《边疆文艺》1月号发表初非的《太阳也有照不到的地方吗?》;封齐的《论“有所不谈”和“无所不谈”》;刘扬的《评晓曲的〈杂感三则〉》;对山的《周“诗人”底“淡淡的哀愁”》。

7日,《蜜蜂》1月号发表贺朗的《斥技巧至上主义》;葛文的《同一切非党文学划清界限》;炎如的《“论好干部”》;刘谷的《关于“偶然想起”的话》;一丁的《两首内容空虚的诗》;长正的《作品——情感的见证》。

8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任纪的《到生活的急流里去——读小说〈浮沉〉》。

《人民文学》1月号发表李健吾的《读〈茶馆〉》;龙世辉的《〈林海雪原〉的人物刻划及其它》;马晴波的《读〈林海雪原〉后所想到的》;张羽的《史诗在闪光》;姚虹的《写和读,都是为了战斗!》;本期始连载周立波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至6月号载完)。

10日,《前哨》1月号发表孙昌熙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究竟是怎样产生的?》;鲁特的《到群众斗争中去》;聂石樵的《谈蒲松龄对题材的处理》。

11日,《文艺报》改为半月刊,办刊宗旨改为“开展文艺思想大辩论,着重批判文学的修正主义思想”,“增强对新的文艺创作和文学期刊的评介,着重在鼓励新

的创作,同时对不良倾向的作品进行批评”,主编张光年,编委巴人、公木、严文井、陈笑雨、陈荒煤、侯金镜、张光年、王瑶,第1期始连载茅盾的长篇论文《夜读偶记——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它》(第2、8、10期续载);同期,发表荃麟的《修正主义文艺思想一例——论〈苔花集〉及其作者的思想》;王瑶的《关于现代文学史上几个重要问题的理解——评雪峰〈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及其它》;焦菊隐、赵少侯、陈白尘、夏淳、林默涵、王瑶、张恨水、李健吾、张光年的《座谈老舍的〈茶馆〉》;徐迟的《民族语言的魅力——读〈延河〉的兄弟民族文学专号》;舒群的《感情深处的浪花——读张有德的〈晨〉》;阎纲的《和平的日子——生活的激流》。

12日,《解放军文艺》1月号发表韩洁的《读〈红日〉》。

15日,《文学青年》(月刊)创刊,主编文菲、柯夫,编委文菲、刘和民、师田手、江帆、孙莘、陈玟、柯夫、毕文廷、张斐军,本期发表张福深的《鲁迅小说的物件描写》;丰原的《谈“明天”》;钟尚钧的《略谈诗的拟人化》。

《新港》1月号发表张学新的《深入生活,改造思想》;阿凤的《读〈站起来的人民〉》。

《江淮文学》1月号发表晓阳的《驳斥刘绍棠的几个反动论点》;吴孝节的《无产阶级的歌手》。

16日,《人民日报》发表朱光潜的《美就是美的观念吗? (评吕荧先生的美学观点)》。

《山花》1月号发表东乡的《首先要改变自己的思想感情》;林艺的《散布资产阶级思想毒素的小说(评〈泪〉)》;文本的《关于〈严厉的爱〉》;蒙文的《应该正确对待青年作者》。

《萌芽》第2期发表艾克恩的《试评〈他们是幸福的〉》;苏隼的《青年作家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从方之的小说看他的思想发展》;鲍钧的《要下决心作工人阶级的文艺新军》。

20日,《北京文艺》1月号发表蔡恒茂的《驳斥唐挚和杜黎均——关于创造英雄人物和自然主义问题》;丘山的《公刘在他的〈小夜曲〉里宣扬了什么?》;林子的《彻底清除黄色歌曲》。

23日,《民间文学》第1期发表贾芝的《再论民间文学工作的两条道路——批判钟敬文的路线》。

24日,《青年报》发表王景的《“我能舍弃一切,但是不能舍弃党……”——读方志敏同志的〈狱中纪实〉》。

25日,《人民日报》发表若水的《略谈简单和复杂》。

《诗刊》第1期发表刘绶松的《论闻一多的诗》;公木的《公刘近作批判》。

26日,《文艺报》第2期以“再批判”为总题,发表林默涵的《王实味的〈野百合花〉(附原著)》,王子野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重读〈三八节有感〉(附丁玲原著)》,张光年的《莎菲女士在延安——谈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附原著),马铁丁的《斥〈论同志之“爱”与“耐”〉》(附萧军原著),严文井的《罗烽的“短剑”指向哪里?——重读〈还是杂文的时代〉》(附原著),冯至的《驳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附原著);同期,发表艺军的《评〈女篮5号〉》;陈冰夷的《关于杜金采夫的〈不是单靠面包〉》。

28日,《中国青年报》发表超克图纳仁的《草原上的“金鹰”》。

30日,《人民日报》发表林翘的《不能给他们那种“自由”——驳〈相府门前七品官〉》。

《光明日报》发表水天生的《太行山中访赵树理》。

《解放日报》发表莫扬的《“序”“跋”琐谈——读鲁迅作品的“序”“跋”所想起的》。

31日,《文汇报》发表邓瑞昌的《不同意罗荪对〈走在时间前边的人〉的批评》。

本月,《东海》1月号发表李式琇的《文艺界青年应该从郑秉谦身上吸取教训》;钦文的《鲁迅做过二十年的业余作家》;聆笛的《一个青年业余作者的堕落》;铁汉的《值得深思的事情》。

本月,作家出版社出版杨沫的《青春之歌》。

2月

1日,《火花》2月号发表郑笃的《揭露高沐鸿,批判高沐鸿!》。

《长春》2月号发表石金声的《文学作品的品质与文学作品的面貌》;朱叶的《党的领导与创作自由》;鞠劲秋的《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激流中去》;刘迟的《锻炼自己,改造自己》;吴天的《话剧运动五十年的史实补略》;谭千的《我们需要描写

先进人物的好作品》；周明的《“职业化”杂谈》；韩林子的《必须注意语言的规范》。

《作品》2月号发表陶铸的《关于整风学习的讲话》；杨康华的《坚决整风，彻底改造》；秦牧的《摧毁一切罪恶的“宝塔”》；杨嘉的《作品是人民创造的》；陈则光的《不允许冯雪峰贬低鲁迅前期的作品》。

《雨花》2月号发表陈瘦竹的《论创作自由》；艾明的《在“写真实”的后面》。

《奔流》2月号发表蒲柳的《如何辨别文学作品中的香花和毒草问题的商讨》；林召的《战士、文艺家和牛》；本刊记者的《业余文学创作者小型座谈会纪要》；方冠军的《所谓“框子”》；叶魁的《谈“生活底子”》。

《星火》2月号发表默然的《我们需要更多的特写》；本刊编辑部整理的《对〈一首没有编完的山歌〉的意见》。

《星星》2月号发表赁常彬的《诗要下放》。

《热风》2月号发表谭霈生的《错误的歌颂、恶意的歪曲》；许在全、许秉清的《谈〈春动草萌芽〉里的党团员形象》。

《海燕》2月号发表鲁丁的《东风送暖，春天已到》；姚万的《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华欣的《有出息和没出息》；周隆的《“聪明人”与“傻子”》。

《萌芽》第3期发表李华子、田洪英的《谈讽刺诗〈穷困的人〉的特色》；哈宽贵的《品质与个性——工业征文漫谈》。

《处女地》2月号发表文菲、思基的《发展社会主义文学的关键》；甘竞、徐刚的《也谈曹禺的〈雷雨〉和〈日出〉》；朱里的《我们是奇迹的主人》；石果的《杂感》；斐君的《应该面向谁？》；熊笃诚的《谈“能屈能伸”》；严盾的《耐人寻味的广告》；阿难的《释迦牟尼如是说》；洪迅的《“精确、适当”》；萧蕤的《严峻的生活真理》。

《长江文艺》2月号发表张立云的《高举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旗帜》；燕婴的《对〈回忆鲁迅〉一书的批判》；江平的《姚雪垠的〈戎马恋〉宣扬些什么？》；王文生的《论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

2日，《光明日报》发表臧克家的《再批判的重大意义》。

3日，《剧本》2月号发表本刊记者韦启玄的《向苏联戏剧学习——田汉同志谈全苏戏剧会演观感》；李束丝的《谈谈现代剧写作中的问题》；李纶的《创作更多的作品，歌唱伟大的时代》；吕叔的《读〈青春之歌〉》；金犁的《给〈金鹰〉作者的一封信》；〔苏联〕高尔基作、高尔基资料室编的《高尔基戏剧创作书简》。

5日，《延河》2月号发表肖殷的《马列主义会妨碍创作吗？》；胡采的《根本的

分歧》。

《草地》2月号发表田间的《论胡适的〈尝试集〉》；田原的《〈百草园〉应该坚持社会主义文艺路线》；温莎的《英雄的诗篇》；余辅之的《烧掉“才子气”》。

《草原》2月号以“坚决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为总题，发表纳·赛音朝克图的《〈花黄鹿〉是鲜花还是毒草》，马拉沁夫的《周戈在“艺术大师”的招牌下》；同期发表陈华中、邓青、贾漫、刘介愚的《这是什么样的“历程”》；王文建、张俊良的《〈悬崖上的爱情〉读后》；王捷的《评〈悬崖上的爱情〉》；庶人的《读者来信》。

《文艺月报》第2期发表小帆的《驳徐懋庸的“质的规定性”》；杨雁的《程帆的〈半个水电站〉是毒草》；手石的《也谈〈抬驴子走路的人〉》；王叔慧的《对“建设性的批评”的批评》；梁冰的《谈〈红日〉几个人物》；王西彦的《鲁迅所遵奉和捍卫的文艺路线》；曾闻的《“浮沉”》；专栏“文艺杂谈”发表沈虎根的《谈参预生活和“体验生活”之别》，以群的《该走哪一条路？》，魏金枝的《谈谈失败的经验》，恭甫的《漫谈群众业余文艺活动的辅导工作》。

《民间文学》第2期发表江櫓的《钟敬文是个什么样的专家？》。

《边疆文艺》2月号发表袁勃的《做一个无愧于新时代的文艺战士》；徐嘉瑞的《往哪里去？》；柳池的《读〈试放三首〉》；黄贻光的《评〈革命买卖〉》；蒲永川的《谈〈革命买卖〉》；马来的《共同的》；马来的《无名氏和艾青》；木羽的《“作家”？“专家”？还是“骗子”？》；正子的《黄蜂讽刺的是什么？》；双林的《找错了客观原因》。

6日，《人民日报》发表山柏的《关于小品文问题的讨论》。

7日，《蜜蜂》2月号发表李德善的《谈何理的诗》；张朴的《关于杂文问题的几点意见》。

《人民日报》发表何其芳的《就党领导文艺问题驳右派》。

8日，《人民文学》2月号以“作家谈‘写真实’”为总题，发表茅盾的《关于所谓“写真实”》，骆宾基的《从王府井街所见而想起的》，韶华的《真实和歪曲》；同期，发表袁水拍的《徐懋庸肆意歪曲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巴人的《略论“英雄人物”》。

9—11日，康生、周扬在科学规划委员会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会上发表了有关古籍整理、出版方针等问题的讲话。

10日，《前哨》2月号发表燕遇明的《从培养工人阶级的文艺队伍谈起》；查国华的《批判薛绥之反党的文艺思想》；冯中一的《关于抒情诗的时代特征——读

〈前哨〉上的一些抒情诗有感》；田仲济的《读〈合家〉》；赵鹤翔的《抒的什么情？》；赵光明的《折断薛绥之的反党毒箭》。

11日，《人民日报》发表舒舍予的《打倒洋八股》。

《文艺报》第3期发表阮章竞的《钢铁的誓词》；侯金镜的《一部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读〈林海雪原〉》；王世德的《评介〈小城春秋〉》；陈伯吹的《扣人心弦的一页——读〈骨肉〉》；华夫的《丁玲的“复仇的女神”——评〈我在霞村的时候〉》；沈容的《人民力量的颂歌——评纪录片〈战胜洪峰〉》；蓝冰的《1958年的〈译文〉》。

12日，《解放军文艺》2月号发表方文的《真实的形象——〈苦菜花〉里的母亲》；夏里的《喜读短篇小说〈路〉》。

15日，《文学青年》第2期发表公木的《漫谈天才、技巧与生活》；思基的《谈赵树理的短篇小说》。

《江淮文学》2月号发表本刊编辑部的《我们的希望——改进本刊意见之一》；白岩的《伟大的诗人拜伦》。

16日，《山花》2月号发表江离的《阿Q在美国借尸还魂》；张毕来的《民歌四首分析》；古淮的《爱的礼赞》。

《萌芽》第4期发表《业余写作者的警钟》；周森的《一个青年业余写作者的堕落》；铁汉的《值得深思的事情》；杨宝裕的《“业”和“余”》。

19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18日讯《在更大规模和更深程度上同工农兵相结合 让文艺创作来个大丰收 中国文联及各协会、各研究会讨论发展文艺创作适应全国生产大跃进》。

20日，《北京文艺》第2期发表王素珍的《王实味煽惑青年的伎俩》；王慧敏的《丁玲揭起的一面反党黑旗——读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信涛的《一个反党分子的自白书——读丁玲的〈在医院中〉》；李岳南的《论肖军之毒与害》；邢秋平的《是谬误，也是恶毒的诽谤！》；李方立的《我给艾青的回答——斥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

21日，《解放日报》发表蒋希贤的《“十五年如一日”——读〈三八节有感〉有感》。

23日，《光明日报》发表王子野的《一脉相传——重读〈野百合花〉》；谭丕模的《从〈鲁迅批判〉到〈文学史家的鲁迅〉——批判右派分子李长之打鲁迅与捧鲁迅的阴谋》。

25日，《人民日报》发表《继承文化遗产 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